

## “曹刘坐啸虎生风”中的“曹”指谁

俞明芳

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的《三曹资料汇编》第9页收了元好问《论诗三十首》(录一):“曹刘坐啸虎生风,四海无人角两雄。可惜并州刘越石,不教横槊建安中。”(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十一,中华书局1980年版)编者把此诗编在《曹操卷》中,显然认为诗中的“曹”是指曹操。又,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一册第236页在评论西晋刘琨(按即上诗中的刘越石)的诗时同样引了此诗,并说“把刘琨与曹操相比,感叹他未能实现雄心壮志。”(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)此书的作者也认为诗中的“曹”是指曹操。这个看法值得商榷。

清施国祁《元遗山诗集笺注》对此诗是这样注的:“曹刘:钟嵘诗评:陈思(按即曹植)为建安之杰,公干(按即刘桢)、仲宣(按即王粲)为辅。五言之冠冕。魏略曹丕与吴

质书:公干有逸气,但未遒耳。至其五言诗,妙绝当时。越石:诗评:越石诗源出于王粲,善为凄戾之辞,且有清拔之气。又云:越石仗清刚之气,赞成厥美。横槊:元稹论:建安之后,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,往往横槊赋诗。”(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4页)

清宗廷辅《古今论诗绝句》云:“曹、刘谓子建、公干,建安七子中最标著者。”(转引自郭绍虞先生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》,以下简称《小笺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8页)

可见,施、宗二人都是据钟嵘的《诗品》把曹刘当作曹植、刘桢的。几乎可以这样说,后人并提建安时的曹刘绝大多数认为是指曹植和刘桢。当然,也有少数人误解了元稹的看法而把曹归为曹操的。郭绍虞先生的

.....  
武公、庄公、桓公、宣公、惠公、懿公、戴公、文公。从《燕燕》诗看,作者是一位怀先君、达人情、且有作诗才能的卫君。再从“先君之思,以勖寡人”看,作者的父亲是一位值得称颂的卫君。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父子国君,只有卫武公和卫庄公。卫武公当政五十五年,他使卫国由“侯国”变为“公国”,是卫君中最值得称颂的人物。卫庄公当政二十三年,国家比较强盛。桓公,宣公、惠公、懿公,或无能,或荒淫,或年幼,本人无才能,其先君也不值得称颂。戴公仅当政月余而卒。文公使卫国中兴,有才能,但他和戴公是同胞兄弟关系,其生父为公子顽,非国君。戴公或公子顽,都不配称“先君”。据此,《燕燕》应为卫庄公所作。

另外,邶、鄘、卫《诗序》的首句可信者居多。《燕燕》的《序》仅一句:“卫庄姜送归妾也。”“庄姜”可能是“庄公”之误。至于“送归妾”是否有误,如何解释,有待方家探讨。

《小笺》对这问题的正、反两面有一个详尽而中肯的辩证，是值得注意的：

“又案：诗中的曹、刘并举，盖本钟嵘《诗品序》‘曹刘殆文章之圣’及杜甫《寄高适》诗‘方驾曹刘不啻过’之语，其义原指曹植、刘桢，故《沧浪诗话》之论‘曹刘体’云：‘子建、公干也。’《诗品》论曹植诗谓为‘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’，论刘桢诗则谓‘仗气爱奇，动多振绝。真骨凌霜，高风跨俗。但气过其文，雕润恨少’。此后元稹之论杜诗亦有‘气夺曹刘’之语，正同‘坐啸虎生风’之意。陈沆《诗比兴笺》之论此诗，谓‘刘桢浅狭阆寥之作，未能以敌三曹，惟越石气盖一世，始足与曹公苍茫相敌’。此则以诗有‘横槊’一语，遂以曹指三曹，且以曹操当之，未免误解。‘横槊’一语，殆以刘琨以诗人而为统帅，故借用此典。元稹《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》云：‘建安之后，……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，往往横槊赋诗。’可知横槊一语，曹植亦可当之。自苏轼《赤壁赋》用此事，后人遂以专属曹操，误矣。谢灵运《拟魏太子鄴中集刘桢诗序》谓‘卓犖偏人，而文最有气，所得颇经奇’，何得以‘浅狭阆寥’小之。观元氏（按即元好问）‘鄴下曹刘气尽豪’之句，固知其不卑视刘桢也。”（第59—60页）

这里指出：一、曹刘是指曹植和刘桢，这是本于钟嵘《诗品》和杜诗中之语而来的；二、陈沆“误解”了此诗，贬抑了刘桢，并误认为曹是曹操。三、元稹的“横槊赋诗”，曹植亦可当之。苏轼《赤壁赋》用此典，后人遂以专属曹操是错误的。指明陈沆“误解”来源。四、引谢灵运和元氏之说驳斥陈沆对刘桢的贬抑。郭先生对这一问题追根溯源，指

明“误解”之所在，当然是很有说服力的。

这里再可以补一个杜诗中曹刘并举的例证，《壮游》中有一句“目短曹刘墙”。清仇兆鳌和今人冯至、萧涤非先生等均认为是曹植、刘桢。在杜甫之后曹刘并举而认为是曹植刘桢的也不乏其例，在《三曹资料汇编》一书中就有不少，如，第246页殷璠《河岳英灵集·序》：“至如曹、刘，诗多直语，少切对。”第247页柳冕《与徐给事论文书》（节录）中提到“曹刘骨气”。第250页刘昫《旧唐书·元稹白居易传论赞》（节录）：“昔建安七子，始定霸于曹、刘”等等。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此书第277页收了清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卷二中的两段话，摘引如下：“古人同调齐名，大抵不甚相远。独刘桢与思王（按即曹植）并称，予所不解。建安七子……皆有汉人风矩，唯（刘）桢无一语可采。而自古在昔，并称曹刘，未有驳正其非者。钟嵘又谓其‘仗气爱奇（《汇编》作“寄”字，误，应作“奇”字），动多振绝，思王而下，桢为独步。’殊似吃语。岂佳处今不传耶？乃秦少游亦云：‘五字一何工，妙绝冠侔匹。’殆亦耳食之习。”王还批评钟嵘《诗品》“乃以刘桢以陈思并称，以为文章之圣。夫桢之视植，岂但斥鹄之与鲲鹏耶！……而位置颠错、黑白淆乱，千秋定论，谓之何哉？”看来王士禛对曹刘并举是很不以为然的，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，自从钟嵘《诗品》之后，人们在提到建安时期的曹刘总是指曹植和刘桢的，可以说，这已成为一种传统的看法了。而少数人把这时曹刘的曹当作曹操，那是一种“误解”。因此，我以为上述元好问的这首诗不应收入《三曹资料汇编·曹操卷》中，而应收入《曹植卷》中；同样，上引《中国文学史》中的这段话也应作适当修改为宜。不知两书的编者、作者以为如何？